

明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②⑥
周駿富輯

國朝獻徵錄
(五)

(明)焦竑編

明文書局印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一目錄

中書科中書舍人

梁良王

何中

宋和

郭節

王綬

陳登

行人司司正

薛侃

行人

羅如壻

黃乾亨

孟陽

李紹賢

蘇敬錄

卷之八十一目錄

詹敦之

唐志大

王爾康

都督府斷事

高巍

都督府都事

高家

錦衣衛經歷

尤鍊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一

中書科中書舍人

中書舍人梁良王

梁良王乃田王族也建文中官中書舍人靖難後與妻子訣易姓名挾微貲走出金陵城逾嶺至海南寓市肆粥書為業以死

中書舍人何申

何申不知何許人爲中書舍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
峽口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
死

中書舍人宋和郭節

忠節錄

宋和郭節皆中書舍人不知何許人靖難後變名
十坐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

王孟端綬傳

王洪

孟端諱綬常之無錫人自少志氣高逸讀書工古歌詩嘗北遊江淮浮黃河踰太行出鴈門往來晉代之間周覽形勝慨慨弔古徘徊不能去一時聞人慕其名爭延致之及觀其氣貌環听議論踴躍益加器重久之不樂歸江南隱居九龍山中詠左太冲詩曰何必綵與竹山林有清音甚將有終焉之志自號曰九龍山人永樂中有以能書薦者入翰林擢爲中書舍人嘗自以蒙上厚恩拔自山澤與羣賢並位職任書札璣不能報稱慨然曰書必如古人庶可名世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四

傳後報萬分一於是知孟端非徒隱者固將有以見諸世也尤工畫山水竹石每酒酣對賓客著黃冠服意氣傲然伸紙攘袂揮筆灑灑奇怪跌宕不可名狀畫已徐吟五字詩蕭然有風人之致然不可意者雖豪貴不有與就之至閉門不納人問之曰丈夫在所處輕者苟且如此重者將何以哉士益以此高之半居急朋友好賓客不計家有無然是是非非不苟隨俗俯仰雖兄妹惡不顧丙申春正月臥病北京寓舍朋友日問致醫藥疾革語所知者曰生死如夜旦貴此心不昧耳奄然而逝年五十有五君子惜之

塘王洪曰始予遊四方聞江湖間稱孟端名籍甚及識孟端觀其爲人乃知得此聲豈虛哉孟端以布衣海遊無所遇晚以能薦遂登青雲顯名侍從間可謂適逢其時至負其藝能非其人不與跡其志殆不可以勢利動哉世多稱其才莫知其中有卓然者吾是以爲之傳焉

中書舍人陳登傳

楊士奇

永樂甲申詔吏部簡士之能書者儲翰林給廩廩
進其能將用之清密之地長樂陳登思孝以篆籀最
先至時吳中滕用亨待詔翰林工篆籀印視天下無
愈已者且恃春秋高輕後進往往折屈之獨人廣生
中思孝初至謹默謙下用亨連三日折之文淵閣六
卿大臣皆在旁跡不可耐思孝怡然受之從容進曰
登幸辱在此親教益愚陋願有所質就用亨語之矣
許叔重者十數事相辯難思孝道許氏說娓娓皆用
亨素所忽者用亨乃始默默歛衽齔不復自矜大思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六

孝聲譽遂起時四明王尹實篆書擅名海內至考據
精博亦推讓思孝云思孝於六書本原精考詳究志
篤而力勤周秦以來二千年間其石刻有在而委棄
山顛水涯荒蕪瓦礫之墟者皆深求而必得之雖殘
缺剝落歲月氏名無可考然其度某出某代某入十
率中七八其收畜之富蓋歐陽文忠趙明誠之後所
僅見也思孝初舉才學為湖廣羅田縣丞數月改浙
江蘭溪丞月餘又改江西浮梁丞所至視民如子務
寬恤之而明決以革奸弊在浮梁時房安為江西按
察使以戾牒屬吏獨禮遇思孝歲餘丁內艱去服闋

遂選入翰林仍給縣承祿歷十年擢中書舍人

大題扁率出其手而四方求者無虛日未嘗有
意又十年給告歸歸而疾作又四年還京還兩月疾
復作遂卒宣德戊申七月十五日也享年六十有七
其為人博學謹禮耿介負直氣是是非非率依義不

阿假借雖屢以是召怨不悔雖貧薄而勇於為

人道當然也其先居光之固始唐季從王審知
入閩家福唐之王融數世徙長樂宋福清冷世榮思
孝高祖也曾祖宗振祖嗣朋父仲進洪武中歷宜陽
韓城兩縣丞陞江山知縣皆有惠政江山民尤德之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七

子男二中專同甫思孝所川心六書今得其傳者吏
部郎中盱江程南雲於是中專奉史官陳叔剛所具
狀介南雲求余為銘將歸而納諸墓余雅厚思孝義
不可辭銘曰六書之教周典傳史籀所作時同文逮
于秦斯古尚存邈趨簡便降隸分東都沿晉驚尊真
轉葩逐葉失本根唐冰復古稍前聞後有作者承餘
熏思孝之作泝保源奇迹密義窮寒溫涵積而放以
潤灝落手揮霍風雨奔交金屈鐵雕與璠雄渾策
時絕倫大書深刻盤纈雲鳴呼思孝今九京有傳
者垂不刊

侃字尚謙丁丑登進士疏乞歸養師事陽明於顛
年而歸汲引後學議行鄉約余氏李氏婦皆雙節已
葬者永其墓未葬者舉其喪閭里稱之辛巳赴銓授
行人聞母計殞絕復獲五日始食結齋中離山與士
子講習弗輟遇 聖節正旦冬至預期齋行禮戊子
入京聞陽明計率同門友歐陽德輩為位朝夕哭焉
使山東過充謁孔孟廟刻杏壇講授儀以紀其盛多
士從之尊陸司正張孚敬方用程璽墩舊論改紀孔
子從祀侃疏請祀陸九淵陳獻章議上允陸罷陳已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而復疏建 皇儲事 詔下廷鞠 上躬聽連日刑

究不一詞曰明有 君父幽有鬼神頭可斷此心不

可欺觀者噴噴以真鐵漢稱之先是侃有同年彭澤

以吏部郎考察降運判張桂薦為春坊諭德每謂

師生得道學正傳益以諛言動之也侃出疏示澤

澤舉手加額曰此天下大事九廟神靈聞之喜何如

也第須機會耳盡俟時平及澤為太常卿會張與夏

言爭勝乃喜曰此可以中傷夏矣遂陰使人先告張

曰 欲托侃進本取親王承繼罪不容誅澤乃往

謂侃曰昨見張羅峰言 上近有此意此機會也力

勸之進侃許諾澤遂袖疏草而去歸即磨出送
張收之越日晚張以侃疏草封進次日澤往侃之
乃進焉比疏入 上覽之大怒召夏及侃於午門
令夏入示以侃疏曰此忠謀乎夏對曰亦是忠
由是疑之刑部尚書汪鉉被劾職罪有旨迴避聽勘
張力薦鉉當視事遂起鉉比廷鞠 上御奉天門聽
斷使內使奏其語因併逮夏夏辯實不與謀先得釋
侃因言澤曾主張此事遂逮澤澤至甫加刑即垂首
喪氣招認與謀 上方欲刑侃知其冤遽釋之於是
罪澤搬聞是非往來構禍謫戍平虜衛侃獲放還買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小舟出潞河適遇 聖壽節鄰舫有叅議項喬方欲
行禮有報喬曰小舟有民服具香案扣首祝 聖禮
節甚恭者莫測何等人也喬曰此必薛中離訪之果
然因嘉歎其忠侃歸山從遊者百餘人丙申遠游江
浙會羅洪先輩於青原書院 歸羅浮講學于永福
寺乙巳始還家十年 十所著有研幾錄圖書質疑
兩書

行人司行人羅公如壙墓志銘 劉 儼

正統十四年秋虜入寇逼宣府城告急者日數至
太上皇帝時在御親率六軍往拒之分官扈從而行
人司則司正尹君昌行人羅君如壙濱行約同行於
尹君所凡四人尹於予居相比羅君過予曰適與妻
子別諭曰從駕出征危事也非使命時比萬一不幸
我必死以報國我死其抱吾二子徵狀元劉先生編
修陳先生文以著吾不朽予驚拒之曰何爲出此言
也君笑曰死分也及敗績報至予往問其家道臨別
之言如出一口予乃痛哭曰如壙必死無歸矣其歸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十一

別之言可信也明日尹君自軍前遣歸其僕至於行
裝中得詩凡十八首皆與如壙及刑部員外某相倡
和其詩大率傷奸臣壘權軍無紀律憤以不虧臣節
相勉期予讀之竟痛如壙必死無歸矣其後同
行四人三有詩者果不遺予以是知土木之役有垂
義而述者有雖知義而迫於不得已者有如吾如壙
其志素定所謂從容就義者幾矣及是朝廷旌其義
詔其子鑑入太學以俟擢用鑑來徵銘予敢辭如壙
字本崇別號竹峰世家廬陵之印岡高祖中正元遠
曾祖伯剛元鄉貢進士祖彥德父惟最皆績學

有聞公自少穎異初從安慶司訓母舅王來旬讀
記垂成乃嘆曰詩吾世業也可自吾絕耶遂學兩經
鄉大家交聘爲子弟師太守四明陳公聞而召之見
試以長江萬里圖賦君援筆立成累千言皆新奇有
深意公奇之以爲邑庠生子時於陳公所見是賦已
心識而敬服矣正統七年君由鄉貢與子同以文辭
登進士第除行人司行人由是日親且厚間從出使
歸必過予道其道途所過古聖賢祠墓遺跡處或祭
以文或歌以詩疊疊不厭且論所至藩臬郡縣官賢
否歷歷如指諸掌後驗其人成敗果然蓋君若溫然
和易而其中剛介明白人不得而欺故所至人皆敬
而畏之平生孝於親友於兄弟於朋友急其難雖禍
患有所不避其文章辯博暢達喜往復然皆有法度
而宿於理其材贍故求無不應者卒之日年四十有
六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十一

行人司行人黃公乾亨傳

顧清

先生諱乾亨字汝夏一字汝亨姓黃氏其先人有元方者避晉永嘉亂入閩居福唐之黃卷唐散騎常侍肇始遷莆田自是爲莆田人曾祖壽生永樂中翰林檢討祖子嘉知保定東鹿縣父深弘治中御史黃氏自入閩傳千三百年或仕或隱代有聞人而至是始益大先生生六歲而孤性敏甚及長好學善屬文出語輒驚其長老成化甲午以第一人貢禮部明年擢進士挺特自持不苟有附麗奉旨安置降胡於嶺南禮遺皆不受南人敬之丁祖父憂服闋念母老適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十一

回久之留妻子于家從臬僮走闕下乞南都便養有沮之者授行人司行人副給事中林榮使滿刺伽國滿刺在嶺南西萬里外故事使臣得招商賈募習海事者以行有分堵常例銀度千兩先生卻不受或以爲正副不宜異同乃畱其半于官俾修靈妃祠布政使彭公鳳儀謂修祠守臣事不當煩使臣乃密遣以爲其母夫人壽先生迄不知也癸卯正月發舟六日至羊嶼颶風作舟薄于石壞與衆溺焉初先生以風未時暫還省母黜利者競叢貨于舟至是舟力弗任故虞從弟乾剛侍行方舟壞時且登矣視先生

忍去遂同溺焉時先生年三十二有善水者得脫奔安南以告事聞贈從仕郎行人司司副遣官諭祭錄其長子如金爲國子生如金鄉舉亦第一登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拜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政以文行稱

卷之八十一

行人司行人贈山東道御史孟公陽墓銘

馬汝驥

公諱陽字子乾右僉都御史公春子也世爲澤之太
陽南里人曾祖鑑祖彪以子都御史公貴累贈中憲
大夫太僕寺少卿祖妣王氏累封太恭人母李氏累
封恭人都御史公舉進士由刑曹郎擢守嚴州正德
庚午治行課天下第一超拜太僕寺少卿擢右僉都
御史巡撫宣府以邊事註謫陝西參議擢參政君
領正德丁卯鄉薦第三甲戊舉進士授行人司行人
封修職郎恒欲以名節自表見初使宣府犒軍卽與

獻徵錄

卷之十一

十四

監督軍務中官抗禮中官不敢忤而禮益恭比行總
鎮饒遺一無所取再使韓府亦都其饒王乃製詩卷
贈之爲行人凡四載不遷或有戲之者曰君見今行
人孰三載不遷科道者乎君何不一見當道而坐自
淹也君謾應之退而私自語曰君子立身當如白玉
少有瑕玷終身之耻吾豈以官而易吾身邪且行人
清秩何必科道哉正德己卯春三月 毅皇帝北巡
榆林回命下復南巡人情騰沸科道官伏闕有言不
報諸部院等官咸有言不報君慘然有憂色語諸宏
友一十九人者曰 皇帝英斷嗜武比者憮夫左右

攝感遊幸無時上谷雲中榆林太原民老少咸生
心此之不救後將奚藥聞之千仞之子坐不垂堂

萬乘主而馳大陸涉長江其險如何耶子輩咸臣子
顧可守默循資以苟富貴哉諸寮友咸唯唯乃共抗
疏極諫歷數權姦欺君誤國之罪疏入 毅皇帝震
怒會先命諸部院官罰跪午門前五口怒未解權姦
輩乘間言曰此輩小臣匪言官乃敢出位誹謗若此
他日可知矣 毅皇帝怒甚復命杖之午門權姦監
之君知必死仰天嘆曰嗟乎天平吾得死所矣越一
日卒于京邸是四月十八日也距其生成化丙午九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十五

月五日得年僅三十有四卒之日諸親友候之有問
者但言曰當死當死殊無一言及家事君平居孝友
謙抑若無知者遇事則萬夫莫奪雖與其父議有不
合輒厲言諍之既悟則跪膝前謝罪幼爲祖母鍾愛
後乃迎養京邸比祖母卒哀毀骨立尤嚴于好惡區
別淑慝不少假善者與之必誠敬有始終馬汝驥曰
初君罰跪也予時亦在跪列然猶冠帶也君帶紫纁
然桎梏之若囚然惕若雷霆實傷心焉君之卒也子
適病不及弔哭秋八月予謫官澤州時都御史公丁
王太恭人憂服闋家居矣乃得拜見堂上請臨其

哭之祀其祖鄉賢之祠又明年辛巳三月十有四日
毅皇帝升遐 今皇帝由藩邸入嗣大統首詔贈
監察御史錄其子一人爲太學生權奸黨與並加誅
絕而天下新矣語曰天道好還茲非其明驗哉

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一

十六

行人司行人李公紹賢墓志銘 舒芬

崇德苑子瘡甚伏薦不能走哭哭于家慟侍者曰子
亦弱喘餘魂其母傷哉不知子於崇德苑不能不慟
者有六焉以諫苑死杖下酷烈一也苑慶壽僧房惟
一二僕之手二也子輩厚善者皆呻吟不能與敘事
微將虞中奔往視則棺不可蓋三也始車駕議以三
十九日壬子警道東巡視岱宗歷徐楊抵南京下
蕪州復浙江浮漢沔登大嶽且過中士繁麗人情洶
洶思變巨測將相大臣多從吏之予鄉同年夏考功
萬儀制館中汪子宿草約諸小臣連章乞臨十五日
早報免朝子率館中同先入疏兵部黃伯固陸汝亨
論時政疏亦入時百官皆懷疏集闕下太宰陸公沮
之且造歸惡語朕時夏十中萬汝信過子扼腕恨予
因邀陳太常至俱酌之酒贊之云匹夫之志今其可
效一子遂於是夕在吾寓連疏入且以告諸同志明
日吏部張元承等刑部陸天爵等疏俱入又明日禮
部姜夢賓等兵部孫鳴和等行人司余伯獻等俱連
疏入時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鑒以醫詠 車駕遂不
果出乃二十日癸丑 天威震怒以黃顰陸震夏良
勝萬潮陳九川徐鑒下錦衣衛獄以舒芬張行

龍孫鳳陳倭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而行人
疏不報以通政司壅之也諸君待罪離次至二十二
日得報命余廷璚等俱下獄明日同黃輩等六人亦
跪午門外五日楷奉是日工部林以乘等三人大理
寺周子厚等十人亦連疏入明日俱下之獄亦楷奉
跪五日時復有金吾衛指揮張英大言車駕出必不
利乃肉袒執刃于胸以死諫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
駭公卿避唾罵瓦礫擲晨夕出入不敢待別色其尤
顯者至減去辦事官吏易箱笈以包服在昏暗中若
異流然奸無所容益謀蔽惑請命禮部告示禁一槩
秋教錄

予四五人而已使予為太宰沮則于中汝信之謂
緩矣諸公之氣亦衰矣安得此舉哉致十一人慘死
而我獲生四也是舉也雖士氣少振奸謀少沮而國
體亦少損五也自正德戊辰九月我與崇德同投文
南京禮部明年同入國子監驢背一話遂相許資麗
澤而朝夕見者三年情又密昨丁丑又同年為進士
戊寅春大喪朝夕哭未卒議往視山陵予度其且詣
宣府明日上封事崇德過予曰夜間報似非禮之禮
微子莫能辨析可但已乎予告以疏早入矣崇德欣
然曰適奉慰時與羣可語者料此義須君發之果然
秋教錄

人將服我知人矣是同年相知莫深於崇德六也嗚
呼予哭崇德死有此六者烏能不慟哉崇德以四月
二十四日死其家人將奉柩歸葬予南窳限又急以
五月三日昇疾登舟大行潘宗魯使人來曰崇德知
之惟子深墓亦惟子銘也嗚呼其奚辭崇德諱紹賢
姓李先世巢縣人以戎籍編泗盱胎曾祖宗祖華父
本有隱德尤好士樂賢母黎氏繼母曹氏此崇德系
也崇德生成化辛丑十有一月七日幼穎異不羣凡
兒及冠見大志負時名與夫孝友稱于族豈弟稱于
鄉義理稱于友文章稱于主司幹句稱于課政予不

暇詳姑以其日朝一二事利害詔諸後來君行進士
觀政戶部未決旬部銀餉邊例有火耗羨餘在自好
者猶假義取之君悉籍付有司且盡以其費還部夫
以寒素士偶值數百金之利畧不訪去其器如何耶
授行人月餘齋孝貞純皇后遺詔往江北至徐州
開讀徐因水災倉守以羣閭勢焰薰炙率吏視州衙
職官茲愷然席班首君立詔去其席檄不得與職官
同禮俾帖然去有不怒而威者矣比縉紳逮繫多以
迂此輩君畧無忌直奴視之而亦無能中傷蓋禮度
辨折自足服其心耳予嘗評君學足以立政才足以
厭敵錄

卷之八十一

二十

濟時義足以存孤謀足以奪人之志而深沉大度好
惡不形尤人所難及惜乎仕未久政未及見其大行
耳斯人也而止於斯耶

行人司行人贈福建道御史詹公敬之墓表

張岳

武皇之將巡幸尚內畏兩宮外憚大臣臺諫有時騎
馬至東西華門閣者伏馬前諫不可爲回轡者屢矣
丁丑秋七月始馳一騎從近幸數人徑至南海子都
下洩洩部院臺諫詣海子跪門請回蹕上遣從者
慰遣示以回期至期衆又欲往大臣有爲鎮靜之說
者揚言古天子以四時巡狩况南海子近京師祖宗
時常臨幸上一出卽洩洩如是徒搖人心不如無
往衆乃止是年冬幸宣府明年幸大同又幸榆林則
莫敢有諫止者是時宸濠逆滅已成以重賄賂左右
嬖近上南幸傳者謂濠將以輕舟伏甲中迎駕江
上變且不測已卯春三月戒行有日吏禮兵刑四部
及翰林院先具疏列名詣闕下伏畱甚懇上怒罰
令跪門五日已而行人司繼之大理司繼之工部主
事三人又繼之上愈怒疏繼上疏者衣冠械手足
下獄亦罰跪四月九日杖之于獄中越五日又杖于
闕下余時備員行人司同僚上疏者二十人其七人
似死而嘗君敬之與焉敬之爲人開爽磊落長身美
鬚髯熟於世故每論天下事掀髯抵掌明于丹青其

科目資望又獨先同僚衆莫不推服之聞其死尤爲之痛悼初上頻歲巡幸無諫者而南巡卽羣伏闕死諫頗爲感動故自敬之輩死後竟不言南巡事已而宸濠逆賊發覺詔遣勳戚重臣往鞫之濠遂發兵反上震怒召大臣議出師致討而濠已就擒江西當是時都城內外籍籍言幸不南巡如宸濠江上謀遂成四方莫知乘輿所在訛言相煽搖其爲變豈可遽弭哉今上卽位首詔贈敬之與同死者皆監察御史蓋以未官言路而死諫故卒以所能盡職者官其志云父母妻皆贈如敬之官賜祭錄一子入太學

獻敬錄

卷之八十一

主

敬之止於一節死諫而不知其所繫天下安危成敗有如是者故特爲書之使後尚有述焉

南京行人司左司副唐公志大墓志銘

何良傳

嘉靖乙卯四月二十三日丁亥徵仕郎南京行人司左司副左溪唐君以疾卒於吳興君諱志大字子迪左溪其別號先世居華亭之陶宅里六世祖文彬贅上海長人鄉張氏遂爲其鄉人高祖耕安曾祖古塘皆不仕祖諱惟登弘治壬戌進士刑部主事選員外郎以剛直守其官忤逆瑾謫穀城令卒于官父諱瑛以文學有名膠庠間而不幸早世母陶夫人君生而穎異經史過目輒成誦方十餘歲已能屬文長者或獻歌錄

卷之十一

五十四

試以題卽應口酬對傳播郡中人皆艷異之父沒時君方弗穉也能治喪哀毀如成人親黨咸歎服而去君爲人敦朴沉毅志量弘遠遇事敢爲初爲邑庠弟子員院試高等當廩友人某以舊廩服闋考居君下君憐其情卽以讓之已而君領庚子鄉薦辛丑登進士第君世傳春秋之學及司馬史記朱氏綱目至於本朝與勝國交代之際其事蹟考據尤詳是以上下數千年間治亂興衰如指諸掌君學既該博而意又忠懇初擇初時與余同舍適西北多故每及時事輒爲驚心據今古議論侃侃其貌又虎鬚燕頤也同

郡張君習之林君與吉嘗笑曰吾榜中他日握兵權

定三邊者必子迪也而君日念陶夫人在家又獨子

其奏名三甲第五例嘗得華要之階顧求南曹冷局

以便養竟授南京行人司副便道歸將迎母以

行比歸則母方病君依違久之遂上疏乞終養凡再

上乃得旨君既謝職家居敦行色養之道有一女弟

陶夫人尤鍾愛不欲頃刻去左右君爲擇名家子贅

焉先世清儉遺業不過二頃割其半以資女弟惟恐

不得陶夫人懽躬親稼穡秬豆於圃畜魚於池以給

甘旨或缺乏則解衣質貸略不爲意人以非道餽之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五十五

弗受也事叔父三山君如事其父撫從弟若同產修先世家規以整齊其族人貧不能自給者賑卹之又於宅傍建屋一區羣聚其族之子弟延禮名師館穀而課試之唐氏故名族至是益彬彬然風動郡中矣君上承母夫人之歡而敦行於族間居樂志自謂三公不易也遂無復有用世意時監司例得以地方人材薦有欲以君名上者君聞之辭避若將免焉而議亦竟寢方與二三同志擬待社山中爲終老之計而兵從海上起矣初海寇之來不滿百人而吾地久不習兵禦之無策各滿意而去君嘆曰寇玩我矣且食

吳中言必大至因作海防議一篇其略謂此寇非

禦之於海不可欲禦之於海必先治海戰之具今國

初防海之備廢弛略盡寇至不知所措登陸而戰則

力當十倍於海矣俟其深入而戰則力又十倍於初

至矣又曰東南之人徂於久安不能自奮其命文武

帥領必先北人援古三互之法為據其言鑒鑿切中

肯綮書成以示所知乃又嘆曰人殆謂予將以求用

邪遂秘之甲寅寇果大至時良傳亦以親老解官將

歸而寇方巢穴其廬遂爾滯金陵君貽書相報且曰

君自子職不知寧親之計當作何處及聞吳興

地僻兵宜不至遂奉母夫人與羣從弟妹子婿居焉

既又念族人之無依慮其不免乃僻地結廬數十椽

舍其不能自存者悉徙而居之上下及于指而君以

一人拮据其間為之籌畫生計勞瘁心力過松郡大

疫凡自黃浦之南轉徙他地雖遠無能免者疫及君

高先陶夫人君朝夕扶持得無恙既而妹婿與叔三

山君相繼淪逝君不勝哀悼親護二喪衛冒兵刃歸

葬其鄉復廼還吳興遂及于病竟以不起其可哀也

已嗚呼世衰道喪人各私其身視同胞兄弟若塗之

我任之間關險阻至劬瘁以死彼若人者聞之風
有不知愧者乎君與人交推誠任真中無所見者
莫不知愛雖其嫉邪矯俗之意確乎不拔而又不宜
為詭異可駭之行郡縣交際如常未嘗干以私或于
法不使者則入言之性喜急人之難有爭者往告之
未嘗不應應之未嘗不盡力力盡而止平生不事積
蓄即冠履裘袴之類亦無長物須俟其敵乃改爲之
至于賑給貧乏如恐不及丙午歲郡大饑君出粟煮
粥以食貧民里有殺者皆為感動遠近扶携極負
而至賴以全活者數百人一日有同年尉之十君
正空乏也適鄉人褚某者以逋稅拘繫過其門君憐
其窘甚即持與之有金某者役督賦以貧弱逃去縣
追逮及其親黨君曰吾亦其親也代之役役畢而金
歸縣官不知也其疎財仗義類如此及君之歿無以
為斂踰月之後家人無以為食欲歸郡城無以為居
則君之平生可知已君無他嗜好顧獨喜奕一遇勅
敵至于寢食俱廢其入吳興也同郡徐奉化伯臣董
太學子元亦俱至相與結社賦詩登高弔古憂時懷
憤彼此唱酬時以寄予子讀之典雅悲壯有開元之
遺音昔人謂詩窮乃益工殆信然所著有倚居賦
及詩校若干卷藏高麗聖政記二十四卷藏於家